

# 客家文學欣賞

鍾鐵民

## 客家社會與客家文學：

客家社會在文化上有自己族群的特異性，比如語言、風俗習慣、信仰信念、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等。文學反映人們的生活感情，所有以客家社會為背景的文學是否應該被視為客家文學？

## 台灣有沒有客家文學？

台灣文學的作家群中客家籍作家佔很大比例，而且成果輝煌。

客家籍作家的作品是否就等於是客家文學？一直到今天台灣作家創作時都使用漢字白話文，客家作家並沒有使用客家話書寫，那麼這些客家作家的作品跟台灣的其他族群文學比較時，是否有明顯的差異性？

審視客家作家的作品，我們會發現他們在作品中的確展現了客家人的精神與生活，而且把客家人的生活態度和硬頸精神當作台灣人的人格之當然形象。文學作品反映作家的心靈，客家人當然擁有客家心靈，所以我們可以實際上從這些作家的作品中，尋找出客家人的社會生活影像和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質。

從現代到古典，客家文學作品皆有可觀的成績。

## 如何定義客家文學

- 一、客家人寫的：
- 二、寫客家人的：
- 三、給客家人閱讀的：
- 四、用客家語寫的：

作品要完全符合這四個條件的要求，目前大概只有古典文學與民間文學可以完全契合。現代文學作家大抵跳脫族群語言的範限，將讀者群設定為漢文系的群眾，文字書寫上使用流通的白話文。如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林鍾隆等，更早的吳濁流、龍瑛宗則以日語創作，再翻譯成白話文。

客家文學的類別：可分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民間文學。

### 《古典文學》：

#### 傳統漢詩：

丘逢甲是第一個定居台灣的客家文人：1864年生於苗栗銅鑼，1890年中進士。晚年居嘉應州，自號滄海君。

#### 〈台灣竹枝詞〉

浮槎真個到天邊，輕暖輕寒別有天，樹是珊瑚花是玉，果然過海便神仙。

#### 〈台灣移民定居落戶〉

唐山流寓話巢痕，潮惠漳泉齒最寒，一百年來蕃衍後，寄生小草已深根。

### 〈離台詩〉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做鷓鴣子，回首山河意黯然。  
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偉人持，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

### 〈春愁〉

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心驚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

吳濁流，新竹人，也是跨古典到現代，一部《亞細亞的孤兒》道盡台灣人的悲苦。

### 〈秋懷寄鍾肇政〉

又是西風感不禁 階前叢菊綻如金 天高氣爽思遊遠 病久神衰積鬱深  
萬斛愁情懷故侶 滿山紅葉動詩心 近來停寫長篇傳 爲復健康斷苦吟

### 〈陳新賜陪我夫妻探美濃尖山鍾鐵民病〉

尖山山腳下 谷口路三叉 一色芭蕉樹 蒼蒼不見家 亂走三畦過  
那知方向差 抬頭欲一眺 蕉葉眼前遮 蕉圃多荒徑 尋尋覓覓些  
忽聞山犬吠 始覺有人家 山妻驚破膽 迴避亂如麻 雄犬雖凶猛  
無意動爪牙 鍾君急迎出 一見笑聲嘩 知我爲探病 進前道歉加  
喜君已勿藥 忘我路中嗟 十里芭蕉道 歸途望眼賒

朱鼎彝，美濃詩人。

### 〈磁礮樵歌〉

山行屈曲土肥饒 坑北坑南唱採樵 龍眼果垂便手摘 貓毛草長滿肩挑  
納涼樹下藤千尺 解渴岩前水一條 指點於陵陳仲宅 裴航到此訪藍橋

陳新賜，美濃詩人。

### 〈乘晚班客車見一農夫上車偶感〉

稼穡晚歸襤褸身，趕來車上落泥塵，憑姿莫視爲卑賤，猶是一家念裡人。

## 《現代文學》：

現代文學是客家文學中最重要的部分。形式可分爲詩、散文、小說、戲劇。台灣現代文學作家的作品，大抵以寫實主義筆法，關懷人間悲苦喜樂，真實呈現社會各種面相。長期來這類作品都是用白話文普通話書寫，吳濁流、龍瑛宗、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杜潘芳格、彭瑞金、林柏燕、林鍾隆、黃娟、黃恆秋、吳錦發、曾貴海、劉還月等等許多客籍作家，雖然以他們生活的客家地區爲背景，客家社會做取樣，但他們實質上已經跳脫客家人的身份，以台灣人的立場，寫出普遍台灣人民的生活處境、心靈感受和長期對抗天災人禍的悲苦。他們都成了台灣文學的重鎮，他們在建立台灣文學的過程中貢獻卓著，只要談到台灣文學，便無法撇開這些客家作家，他們的地位十分崇高，深受著台灣民眾的敬仰。

些作家創作時，是不是將自己的作品看做是客家文學同時也是台灣文學呢？

或許他們並無意識要將自己的作品寫成客家文學。不過所有這些作品的內容既然以客家社會為題材，寫客家的社會的生活、風土、人情、故事，是否也被認可為客家文學？

**鍾肇政**說：客家文學是指成於客家作家手筆的文學作品，不管所使用的語言是一般通用的中文，乃至於日據時代的日文作品，均可不論。

## 現代客家作家的文學特色

用客家話思維、組織：

鍾理和作品中的客家詞彙、山歌、諺語，絕不見於賴和作品中。

以客家人觀點敘事：

客家人生活態度、風俗習慣、道德信仰有其獨特性。以此為基礎表現客家人的精神與心靈，顯現族群文化特質。

以鍾理和的作品為例，是標準的台灣文學，但描寫的全是客家居落的人與事，心靈與生活。他從未著意凸顯這是客家文學。

但從鍾理和作品中所展現的客家特有詞彙，生活習俗，可以清楚的找到族群特色。

鍾理和的《笠山農場》是他長篇代表作，內容寫企業家劉少興在南台灣客家庄買下笠山這一大片山林，經營開發過程中所發生的許多艱困、阻礙、喜悅和歡樂。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中的人、事、物，全是客家的。但純用白話中文書寫，而且文字流暢優美。

「在山岡之傍，在曲水之濱，在樹蔭深處，就有這種田家；有的竹籬茅舍，有的白牆紅瓦，由山巔高處看下來，這些田家在田壟中錯落掩映，儼然一幅圖畫，正像他在中國畫上所見的那樣。這是他們下庄所看不到的。」《笠山農場》

我們也可以從作品中清楚看到他所傳達出的強烈的客家生活特質。如：

### 客家藍衫

「兩人都穿著藍長衫，袖管和襟頭同樣安著華麗的彩色闌干：藍衫漿洗得清藍整潔，就像年輕女人的心。……頭上戴的竹笠，拖了一條藍色尾巴——那是流行本地客家女人間，以特殊的手法包在竹笠上的藍洋巾。」《笠山農場》

### 客家山歌

「一陣悠揚的山歌伴著伐木聲，送進了致平的耳朵。

久聞笠山寺有靈，笠山寺裡問觀音：笠山人人有雙對，何獨阿哥自家眠？

雖然笠山寺有靈，無雙何必問觀音；笠山人人有雙對，須是前生修到今！

《笠山農場》

《笠山農場》裡，山歌穿插在人物生活場景中，情境與歌詞都十分貼切的傳達了客家生活面貌。典雅優美，自然貼切。他在《故鄉》裡甚至以〈親家與山歌〉名篇，說明了山歌在客家社會生活中的份量。

客家女性：

「她的上衣沒有一塊乾燥，連下面的褲子也濕了大半截；滿頭滿臉冒著汗水，連頭髮也濕了；頭髮蓬亂異常，有些被汗水膏在臉上，看上去顯得兇狠剝悍。平妹看見我便咧開嘴巴，但那已不是笑，壓在肩上的木頭把它扭歪得不知像什麼。」

鍾理和〈貧賤夫妻〉中的妻子平妹，為家庭為丈夫上山捐木頭，幾乎是拼了命的在對付生活。

吳濁流〈泥沼裡的金鯉魚〉中的女主角，為掙脫家庭買賣式婚姻離家出外謀事，也是堅定獨立的。

鍾肇政《滄溟行》中的玉燕，既美麗又能幹，這類女性在他其他作品中，也以各種不同的形貌出現。

李喬《寒夜》中燈妹，原是花園女，卑微弱小，卻成為支撐抗爭英雄人物劉阿漢家族三代人的精神支柱，越艱苦的處境，她越成精神上的力量。

### 客家族群性格：硬頸（強項）

客家人的硬頸精神，他們抗拒強權，排拒外族，與人爭也與天（大自然）爭。客籍作家本身就具有這種抗爭精神，他們的作品自然也就表現了這種強硬的性格。鍾理和作品中許多卑微人物，他們勇敢的面對各種生活上的困難問題，莊嚴的奮鬥著。如〈菸樓〉中的蕭連發。

吳濁流的《台灣連翹》，鍾肇政的《怒濤》，李喬的《寒夜》全部寫出台灣先民在開墾初期面對自然的壓力，如何拼死克服困境的奮鬥經過。

### 鍾理和作品中的客家詞彙

全盛身邊一個綽號「長腳仔」的老頭兒伸手去開鐵盒。

他吃了一瓶紅露酒，一盤豬頭皮，一碗板仔。

媽說你有工夫也不修理豬欄，豬欄快要倒了。

我這裏又不是齋堂，是板仔店呢。

紅筋一條一條暴起來，手舉在空中亂揮亂舞。

雨又沒落成。

時常翻頭轉來和熟人閒聊，

注滿了水的田坵裡。

這才叫做翻石打腦呢。

我們把飯菜擺上桌子，吩咐兒子們好好吃飯，便匆匆向田裡走去，平妹用支竹竿搨著大毛闌（大籬筐），我手拿布袋、蚬篩、插箕，和二支棍子。

一叢麻叢八把麻槁，平妹敲完一叢又抓起第二叢，由我來把敲過的麻叢重新叢起來——尾對尾支架起來，像軍隊架槍一樣。 〈西北雨〉

### 他們是台灣文學作家，也是客家文學作家

吳濁流、龍瑛宗、鍾理和、鍾肇政、李喬、吳錦發、黃娟、杜潘芳格、曾貴海、黃恆秋、邱秀芷、彭瑞金、林鍾隆、林柏燕、陳板、黃秋芳、莊華堂、徐仁修、陳雨航、馮輝岳、溫瑞安、葉日松、劉還月、劉慕沙、謝霜天、鍾順文、鍾

延豪、曾寬、林清泉、鍾鐵民、魏貽君、藍海萍、藍博洲、彭小妍、劉洪貞、鄭煥、鄭榮興、龔萬灶等等

### 台灣文學本土化、母語化的努力

客委會編印有客家語新詩、小說、散文集

出版客家詩集作家有：曾貴海、黃恆秋、葉日松、張秋台等

### 母語創作的動機

1. 殖民式國語政策的反彈。
2. 傳達深沈、細緻的意念時，母語豐富多變的詞彙才能流暢生動，十足達意。遠勝「國語」這種工具語言。
3. 台灣客家母語面臨消失的危機意識

### 新詩：

#### 《夜合花》

日時頭，毋想開花  
也沒必要開分人看

臨暗，日落後山  
夜色趁山風湧來  
夜合  
佇客家人屋家庭院  
惦惦介打開自家介體香

河洛人沒愛夜合  
嫌佢半夜正開鬼花魂

暗微濛介田舍路上  
包著面介婦人家  
偷摘幾蕊夜合歸屋家

勞碌命介客家婦人家  
老婢介命介客家婦人家  
沒閒到半夜  
正分老公鼻到香

半夜  
老公捏散花瓣  
放滿妻仔圓身  
花香體香分毋清

屋內屋背  
夜合  
花蕊全開

童詩

《自然組曲》 黃上容

日頭同樹仔洗身仔  
洗出清香个芬多精  
樹葉仔同風共下跳舞  
盡像綠仙人飄來飄去  
拿仙女棒實現人願望

鳥仔唱歌

河壩配音樂

恁靚个大自然

做毋得亂破壞

大自然係健康好所在

散文

《祝禱文：》

伯公伯婆：今晡日秋高氣爽，日吉時良，田坵裡的禾子，穀粒飽滿，色澤金黃，已經十足成熟。我等今晡朝晨要來開始割禾。有這等豐收，我等內心歡喜，特準備三牲果品淡酒，祭拜伯公伯婆，感謝長年保護庇佑，畀我等工作平安順利。今年雖然風颳連連，在各地造成盡大的災害，美濃地區得天獨厚，有伯公伯婆護佑，真是風調雨順，諸事大吉。

大家都講，台灣農業已經沒落，耕田無益，傳統稻米生產不敷成本。結果農田廢耕荒蕪，農民生計困難。我等美濃的後生仔，深深感覺到，一個國家失忒農業的危機，有心改變以前人的生產方式，不求產量增加，但求品質精良，不施化學肥料，不噴有毒農藥，以優質的有機米，建立自家的品牌，畀消費者吃過後，口齒留芳，相報尋尾。

我等也推廣這等理念，希望為台灣農業另尋一條出路。今年第一期稻作已經實驗成功，今晡日收割第二期稻作，我等還會繼續努力。希望伯公伯婆繼續保佑我等，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大家平安。

牲醴輕薄，我等真心誠意，請伯公伯婆慢慢享用。

小說

鍾理和《菸樓》

〈菸樓〉是鍾理和最典型个農民文學。菸葉个種植夾在兩期稻作之間，是繁瑣多工个經濟作物，幾乎需要家庭全員分擔方能應付，但是種菸个收入遠勝過水

稻，可以改善家庭經濟，所以美濃成爲全台最大个菸葉生產區。在菸酒公賣个時代，要取得一張種菸許可證非常不容易。文中主角幸運中鬪，斂時面對興建菸樓、菸葉落土，金錢與勞力个雙層負擔，在各種幾乎無法克服个困境中，佢不顧一切，咬牙苦撐到底。佢想起當年佢阿爸用繩索網綁正打擺仔發燒个阿姆个腰部，死命拖阿姆去林務局上工，佢知得阿爸既經沒別个辦法。如今自己碰到同樣个狀況，佢沒別人可以分佢拖，只有用無形个繩索捆綁自己个腰，自家拖自家去迎接生活个挑戰。

## 《民間文學》：

### 山歌

同哥擱到三更天，聽到雞啼就著驚；手推窗門看星斗，爲何潤月無潤更。  
柑子跌落古井心，一半浮起一半沉；你若要沉沉到底，莫來浮起動郎心。  
臨江楊柳一條條，拿起槳仔等來潮；阿哥係船妹係水，船浮水面任哥搖。  
壁上釘釘挽月琴，久了無彈會走音；阿妹無來哥無去，無來無去會斷情。

### 童謠

#### ● 妹莫噉

1. 莫噉莫噉，阿哥帶你來去上轎，轎子好坐，笛仔和山歌，嗒呀——嗒呀，碰——碰——。
2. 莫噉莫噉，阿哥帶你來去啲番豆，番豆括括泥，你阿姊嫁畀嬲。

#### ● 秀才娘

月光光，秀才娘，毋戴金手握，毋食紅檳榔，天芒光，就近床，拿鑊鑊，瀘（搾）飯湯，撿碗筷，入食堂，盤裝肉，碗裝湯，暖水用草結，還愛爇薯糠，餵雞用穀子，餵豬放米糠，左鄰右舍有話講，老嫩大小有商量，大家來學樣，學該秀才娘。

#### ● 吹嗶嗶

阿輝輝吹嗶嗶，吹倒萬巒埤，下卵跌忒都毋知，畀人撿去包賀禮，哪裡有人恁失禮？

#### ● 月光華華

月光華華，細妹子煮茶，阿哥兜凳，人客吃茶。

#### ● 火焰蟲

火螢蟲，唧唧蟲，星仔下來吊燈籠，燈籠跌落坎，坎下一枚針，嫂嫂拈來繡觀音，觀音門口一頭禾，割得三石過兩籬，分了你來我又沒。

### 諺語

- 芒食飯前，南山好種菊北山好種茶；食飽飯後，南山有老虎，北山有大蛇。
- 要做婁，又不靚；要做旦，又沒聲。（喻人不要好高騖遠）
- 懶人有懶福，剎忙人賺勞碌。
- 涯（我）不嫌你一隻目，你莫嫌涯穿鑿屋。

- 牛牯拖車是過日，蟻仔銜泥也是過日。
- 鼻屎好食，鼻囊良你也想。
- 臨死還要先飲三碗麵湯。
- 早起三朝當一工，早起三年當一冬。

#### 戲劇：

三腳採茶：李文古、桃花過渡、賣茶郎、送金釵等

客家大戲：

#### 傳說：

##### 1. 雞與黃金團

台灣土地忒輕，難出能人。竹頭角出一個狀元，可惜沒有幾年就死忒了。聽說伊登科該時節，榕樹坪裂開一條大縫，像一條排水溝恁闊！黃金團要上路赴考該日，伊等屋家畜的雞嬖走出廳下門口，連啼三聲，這種反常的現象是壞兆頭。好得伊阿姆盡機靈，隨口就唸講：「雞嬖啼出雞公聲，金團上京考頭名。」將它潤轉過來。

果然黃金團高中第一名狀元。

聽說黃金團離家時節帶盡多煮好晒乾的蕃薯仔。有一擺他發病請假在屋家休息，皇上忽然想起伊，親自行到伊屋家來探問，堵好金團在該吃家鄉帶來的土產，皇上問伊講該是麼個東西？伊講是地瓜，還拿一個敬奉皇上。皇上吃著嘖嘖稱讚講：好吃。

今天竹頭角的蕃薯仔特別好吃，因為該是經皇上龍口封過的。

##### 2. 原鄉老虎臺灣喂

有一個對原鄉來的細妹仔，有一日到東方寮山頂上撿柴，伊行到一頭辣人狗樹邊，突然草竇裡一隻山羌仔「喂...」一聲叫起來，伊一著驚翻身就攬著辣人狗樹，結果被辣人狗辣到，越搔越癢，癢到嗷一路歸。過後，伊同隔壁的伯姆、叔姆講：

「原鄉的老虎盡厲害，會食人；臺灣的喂啲又過厲害，喂一聲就會畀你一身癢起來，搔哇歸啲！」